



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

许麟庐



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



00797507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许麟庐

下手风雨疾

——读许麟庐画浅记

黄苗子

静中瞑坐，打开回忆之窗，念及多年来朋友书画往来之乐，亦老人晚年的一点享受；想到和许麟庐兄将近半个世纪的交游，亦是饶有兴味的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到北京，住在东单西观音寺，离我家不到200米就是一家专卖当代名家书画的和平画店。画店面积不大，但琳琅满目，以白石老人的作品为多，陈半丁、李可染、李苦禅等应有尽有。我这个酷爱书画的人，自然是深被吸引住的，每天下班经过，总不由自主地进去徘徊半天，那时我在政务院（后来改为国务院）工作，还是供给制，没钱买画，过屠门而思大嚼，也算过瘾罢了。

由于是邻居，又是同行，同是白石老人的晚辈，与和平画店的主人许麟庐，便自然由认识而深交。画店一般是下午五六点关门，但有时晚上八九点钟经过，我推门而入，常见麟庐正奉陪一位中年的山东汉子，在那里“对酒当歌”，许兄唱老生，那位汉子唱的是武生戏，有时借着酒意，还表演一下“起霸”身段。原来这位就是久仰大名的李苦禅先生，他几乎每晚必到，我那时真是羡慕这哥儿俩好逍遥，“忍把浮名换了低斟浅唱”啊！

我们在西观音寺的房子，住了好几家搞文艺的人家，吴祖光新凤霞夫妇，音乐家盛家伦，电影家戴浩夫妇等。白石老人爱听新凤霞的戏，凤霞想学画，决心拜白石老人为师。于是，老人有时到和平画店便也到我们舍下来画画、谈天。

其后和平画店在王府井大街重新开业，地点略远，和许兄虽不常见面，但有时和书画家张正宇等在和平画店约见，还是常与许兄言笑晏晏的。

熬过几年风雨阴晴、乍暖还寒天气，朋友见面少了。但古人说得好：“所患不同心，不患相见希。”不见面，通个电话，互道平安，也就满足了嘛。

80年代初，麟庐从荣宝斋退休，卢光照（白石老人又一高徒）、秦岭云和我都从人民美术出版社退下来，那阵子正好借《兰亭序》中的话：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，我们这几架老骨头，身体都还硬朗，都自信可以发挥一点余热为神州文化献些微末。那时许多书画社、书画集会、书画讲座纷纷召开，加以出门旅行较往日方便，我和许、秦诸

公,或笔墨叙会、或山川登览,相聚的时间日多。现在记忆所及,我在许老带领之下还两游山东,登蓬莱阁看海,上云峰山访郑道昭碑;南下南京,与宋文治、亚明诸兄同访龚半千扫叶楼,涉镇江,过金、焦二山;又赴河南访开封,拜嵩岳双厥,过少林寺,探伊洛龙门以及巩县石窟,画兴游兴谈兴,使区区我获益匪浅。直到90年代,我自澳洲赴香港,不期许老也自北京到此,突然来旅舍相见,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,至今还萦徊心目中。此后,和许老又复聚首京华,赏其巨幅近作于京郊竹箫斋新邸,欢乐之情可知也。

人都说,我这个人爱夸朋友,其实,朋友首先是道义相交,又是感情相交,更是志同道合的文艺喜好相交。如果缺乏这些,就谈不上朋友,也就无从“夸”起了。古人说:同心之言,其气如兰,这“其气如兰”需要时间的考验。许老待人接物的诚信,与朋友交往的热情,艺术追求的勤奋,都是本人和麟庐兄长期交往中,得到的体验。京剧界一代宗师张君秋,生前常到许家习画,与麟庐兄的交谊在师友之间,他曾对我说:“麟庐是性情中人,我有幸认识他,真是不可多得!”和麟庐兄交往的人,都有这种同感。他平日不常写文章,但他在李苦禅逝世时写的一篇剖心沥血的悼文,对朋友情谊笃真,读之酸鼻,给我极深印象。一次在苏州,我们发现书画修养成就甚高的沈子培先生,他晚年有点坎坷,麟庐对这位初次相见、比我们还年高的前辈,逢人加以揄扬,此老最后回到上海,安度优游的晚年,还给我来信深感许兄的高谊……仅就记忆的一鳞半爪,就可以看出许兄的为人。

麟庐爱石,爱出游,游踪所至,搜得奇石甚多,绉、秀、漏、透,看了十分眼馋,终于在我的软求硬索之下,往往夺得佳品,供之寒舍;许兄无可奈何,每次见我造访,只是警惕地摇摇头说:“又是贼不空手。”咱们的交情不俗啊!

言归正传,画家许麟庐近几十年的创作丰富,可说是美术界的一位多产作家。这也应当归功于退休以后,他有充裕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作画。麟庐晚年酒量渐减,但画量不衰,恐怕更应归功于夫人王令文和儿女们殷勤的、无微不至的照顾,使老头儿旦文挥毫,自得其乐。

“此中真有趣,欲辩已忘言”,陶渊明道出了麟庐的创作心情。

除了无谓应酬,老人一概谢绝之外,他对美术界的事业,却深具热情。凡他认为有裨于文化,有益于公众的社会活动,总是尽力参与。在书画集会中,他有时大笔淋漓,即席挥毫作文二巨幅;有时画友兴来,集体合作,他也是聚精会神地运笔泼墨,构成浑成谐恰的总体画面。我所亲见的,如在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国宾馆、中央文史馆、中山书画社等场合制作有纪念性的作品,许老都是在组织与创作方面,热情主动地去完成任务的。俗话说,功夫深,铁成针,麟庐孜孜矻矻的绘画创作,形成了他在当代画坛中的一枝独秀。

麟庐兄以花鸟画见长,有时也作山水树石。他是白石老人的入室弟子,可奇怪的是,风格与老人不同,例如,我亲见的白石老人作画是慢条斯理地一笔一笔“写”下去的,麟庐兄却是走笔如飞,一气呵成。但正是这个“不同”,他才成其为白石老人卓有成就的门生弟子。

白石老人有一句名言:“学我者生,似我者死”,作为老人的弟子,逐笔逐划都死摹老师的风格,这正应了“似我者死”;学死板了,就无法有自己的独特造诣,成不了出色的画家。麟庐不这样,他平日主张的是“寻门而入,破门而出”。这正如宋代一位禅师,在学佛有悟后,便把龕中木佛砍来烧了,说:“佛在我心,不求偶像。”

日本美术史家金原省吾,曾拈出“迫力”二字,来形容我国唐代画圣吴道子的作品(见傅抱石译金原氏《中国美术史》),我最初不甚理解这“迫力”的涵义,后来看画多了,才悟出这“迫力”是由于画家表达内心的一种激动感情,通过这种激动,画家的笔触便神速飞动地去捕捉这种心灵感受。杜甫在形容吴道子绘洛阳老子庙壁画那两句诗:“当其下手风雨疾,笔所未到气已吞!”就是指的这种“迫力”;唐人怀素的草书,北宋梁楷、明代徐渭、扬州八家中如黄慎等的作品,都显示这种出自内心的、“行乎其不得不行,止乎其不得不止”的那种迫力。

当然,恭维朋友,也得有个分寸,我不能说麟庐兄的成就,足以和我们的“画圣”和“草圣”(怀素)相提并论(吹这样的弥天大牛皮,麟庐兄自然也不能、不敢、不肯接受),只是说,麟庐的创作是有自己的特点的,这特点正是出于“迫力”这方面的追求。

古今中外画家的成就,首先要求的是有深厚的绘画基础和广博的艺术和生活修养,这两者是画家安身立命的根本,即使是天生奇才,也不可能抛开这两个因素。可是偏有一类画家,不相信这些“功底”,看见老一辈画家摊开纸笔,三两下子便完成一幅水墨画,就觉得画画这玩艺儿容易。本人曾亲见一位青年画家信上写:“许麟庐的画易学,三四笔便是兰草,一两撇便是竹子,我正在这方面用功,三几个月,我的画就可以在琉璃厂见咧。”我不禁为这位老弟捏一把汗,我真想奉告他:许麟庐这“三四笔”、“一两撇”,是要花一辈子苦功夫的,你想走捷径,三几个月,没门儿。

诸公,你们看许麟庐画兰,这几笔兰草潇洒飘逸,摇曳生姿,写出兰草的动感和生命力;在用笔上,如作草书,气韵生动,令人想起元代赵孟坚,清人郑板桥,可又和孟坚、板桥的风格截然不同,这可是真本领啊!

用笔如疾风暴雨的快速,现出画面的动感,还要做到得心应手笔笔准确,其难度有如杂技表演“空中飞人”,险象环生。但麟庐心中,却是“任从风浪起,稳坐钓鱼船”,你看他画藤萝,画水墨牡丹,乱打圈圈,乱扫墨汁,初看你肯定相信这幅画是画坏了,要撕掉的。可作者早已胸有成竹,三拨两弄,一幅绝妙的作品,便诞生出来。我有时跟麟庐开玩笑,说他作画是“歪打正着”,他笑说:“喂,今天的这一点‘正着’,正是以往无数次‘歪打’练出来的。”

古人对于书画,有“行笔在气”的说法,试想,狂风扫叶的用笔,如果没有一鼓作气的心态,可是无从下手的。气,是宇宙运行的因素,也是艺术运作的因素,写出“笔所未到气已吞”这样的诗句,杜甫真是画家的千秋知己。

麟庐作画,不拘形似而自得天趣,这种风格,是陈白阳、徐青藤、八大山人以来的写意传统,白石老人崛起当代,又一新面目。麟庐深得白石以形写神的窍妙,借物象以表达笔墨,用笔墨来表达内在的感受或情趣。他画两个蚰蚰,一个蚰罐,一根竹典子,笔情墨趣,令人遥想秋天民间,小院闲情的太平岁月。他画墨牡丹,以淡墨染花瓣,花心数点藤黄,以浓墨作叶、勾根,再以飞白写枝;画幅的下部留空,旁以草书题沈石田牡丹诗,这幅十分高华淡雅的牡丹图,不作“名花倾国”的姿媚,是自写胸襟,不仅为牡丹表态也。

打从“动乱”初平,归自湖北咸宁以后,麟庐又有许多新题材。咸宁有湖,他当过鸭馆,日夕与水族为伴,后来他最爱画鳊鱼,斑纹圆尾,巨口细鳞,这专门欺负小虾小鱼的东西,相貌狰狞,却逃不脱渔夫的网罟。麟庐笔下的鳊鱼,有如白石老人的虾,写出生态、写出动感、写出性格,正如老人题画那句妙语:“不似之似似之。”

总而言之,在我的感觉中,麟庐是以激情作画的,他落笔的迅速,不仅因为要掌握他惯用的稍纵即逝的“单宣”的水墨速度,更主要还是捕捉他心灵中稍纵即逝的激情,通过激情,构成画面的生态与动感。麟庐作画写字,纯用悬腕,他头脑指挥的手腕灵活自如,在画面上,有如芭蕾舞名手表演圆舞曲的妙曼旋律。麟庐善草书,他的书如其画,飞舞之笔,得力于怀素《圣母帖》、赵佶《千字文》,祝枝山《诗帖》而加以变化,圆转飘忽,题在画上,书画浑成一体,十分谐协,有相得益彰之妙。

写出个性,写出风格,这是欣赏许麟庐的书画,得到的一点心得。

像我们这一代人,小时候学画多数从《芥子园》开始,白石老人到许麟庐也不例外。自然,单凭一本《芥子园》绝对不能产生出画家,以后漫长的进修道路,则各有不同,现实生活时刻在培养人,教育人,给人以极其丰富的艺术元素:人生的顺境足以造就艺术,逆境更足以造就艺术;名师足以出高徒,自学亦足以成大家;大自然、山水的陶

冶,友朋的切磋,书画、文物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文学的观摩欣赏…也都是艺术创作的元素,而最根本的条件,则是本人对艺术是否有狂热的爱好和追求。有了这一条,则心中眼中都是绝好的艺术元素,足以对你的创作提供无尽力量、无量灵感、无穷素材。麟庐兄一生得名师、广交游,生于蓬莱山水名胜之地,游遍名山大川,也有过经风雨、见世面的人生经历……这已提供一个艺术家成长的长足条件;他曾在和平画店、荣宝斋工作,多年来亲赴各省搜罗古今书画,亲炙、鉴定、选收以千万计的书画作品,这更是提供了许麟庐在书画造诣方面一种难得的机遇。以上种种,只是我个人对许兄书画修养根基的一点浅见。

有人怀疑,麟庐作画的速度有他的优点,但也有缺点。下笔太快,可能画面缺乏厚重感,他用笔虽纯出自中锋悬腕,劲健有余,但笔端尖锋毕露,略少含蓄,是否也是一病?依我说,任何事物,优缺点总是并存的,品尝美食,有人爱吃较辣的四川菜,也有喜欢淮扬菜、广东菜的细腻芳醇,艺术的欣赏,是各有所好的。拿金冬心、郑板桥的书法来做个比较,冬心自号“漆书”,笔笔故作板拙,一反前人规矩;板桥更妙,他老先生写字,没有一笔不是败笔,写撇笔作螳螂肚状,十分难看,他把楷草篆隶随意掺合在结体上,而又“作字如写兰”,书和画也掺合了。但正因为败笔多,掺合乱,奇中取正,构成自己的风格,整体看来,变化中有和谐,结体布局,无一不奇正相生,使人享受传统书法的另一美感。书画之道,乱中取静最难,惟徐青藤得之,麟庐的书画,亦正由于他这些“败笔”才能心手相师,达到了乱中以静,生机活泼等等优点,这是符合“否定之否定”这一辩证规律的。

白石老人警告后人:“似我者死”;杨守敬先生则说:“板桥行楷,冬心分隶,皆不受前人束缚,自辟蹊径。然以为后学师范,或堕魔道。”(见杨著《松轩随笔》)那么,对于许麟庐的书画是否可学?学他什么?也同样值得青年朋友们深思了。

说了半天,还不如请读者诸公自己仔细去欣赏许麟庐先生的作品,自己去感受艺术给予你的无限享受。

我经常记起亡友黄胄的一句名言:“看画如挠痒痒,搔着痒处,便是好画。”

至少,麟庐的许多作品,是挠中了我心中痒处的。

2001年8月 写于京师安晚堂

图 版



松鷹图



菊花鸽子



許雲居時
二十一年





魚鷹図
小松雪村
一六六〇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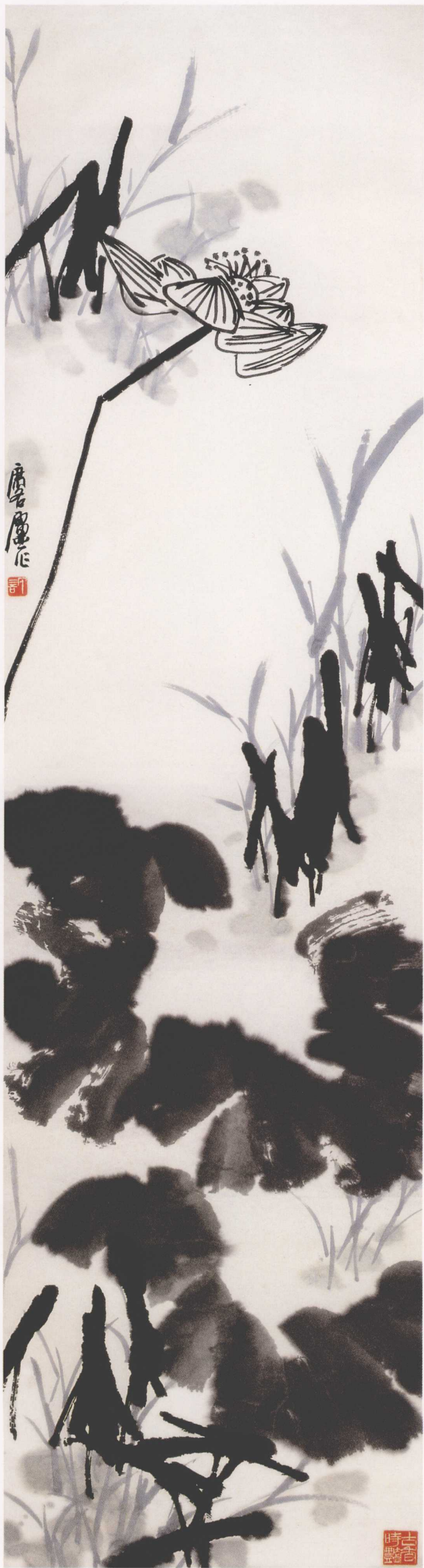


三
魚

江蘇省書畫院
畫



三 魚 图



荷花



冬瓜八哥